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 第十九回 入水寨吸呼廢命 到大關受險擔驚

且說蔣爺在水中，一手摳定了船底，一手分水，叫小船帶著他走，更不費力。他耳朵出來，凡船上所說話，他俱都聽見。行至大關，聽船上人討關，也是不教過去，看了令箭，方才開關，可見得君山的令，實在是森嚴。你道什麼是大關？就是大船排在一處，開關時節，將大船的纜解下來，撐出一隻去，讓小船過去，這就叫開關。他若不開關，別處無有道路可過。好容易盼到開關時候，又被人家看破。自己將要紮下水去，小船上人說道：「不用拿撈網子撈人，我們是打中軍大寨領來的令箭，徹水寨要的船，眾位放心罷，沒有奸細。」大船上人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放他們過去罷。」蔣爺暗暗說道：「是三哥活該有救。」仍然貼著船底過去了。你道大夫上是為什麼嚷要拿撈網子撈人？難道他們還看見不成？那眼睛也就太尖了。此乃是君山大關的一個詐語。是晚間，每遇有船之時，大眾必要七手八腳亂嚷一回，說有奸細，乃是君山的詐語。日子長咧，也就不以為是了。那知道今天把個奸細就帶過來了。一過大關，蔣爺就不跟小船走了，自己在水中浮著水，跟著小船走了二里多地，小船就奔鬼眼川去了。遠遠的看見三哥在那邊暴跳如雷的亂嚷呢。這個地方，蔣爺一看，就知道要把三哥急撮壞了。在水中生出一個大圓山孤釘來，山上有房子。山上有竹子，拿竹子編出個院牆來。門外有一蹬蹬的台階，曲曲彎彎的，又是盤道。就見三哥綁著二臂，在山上亂跑亂罵，你道人家展爺在竹林塢，也不綁，也不捆，單有兩個人扶持他。

徐三爺也是如此，有人扶持，也不捆著。奈因他與人要酒喝，人家與他預備，還是上等的酒飯，喝醉了反桌打人。人家就跑，他在後面就追。山上那裡有他跑的快，他是穿山鼠嗎。追到河沿，一腳把人踢下河去。再找，山上沒人了，只可生會子悶氣，躺在屋中睡了。睜眼一瞧，依然二臂牢縛。緣故是他踢下水去的嘍兵，上了中軍大寨，見了大寨主，說了三爺的行為。大寨主吩咐：「叫亞都鬼把他捆上，你們就好看著了。」嘍兵說：「不用。既有大寨主爺的令，我們等他睡著的時候，就把他捆上了。」鍾雄吩咐：「去罷。」嘍兵回來看他睡熟了，用繩子就把他綁起來了。三爺睜眼一瞧，二臂牢縛，嘍兵在院子裡說話：「三老爺，咱們爺兩個說明白了，可不是我捆的你老人家，是我們頭兒捆的你。你還要追我，我就跳河跑了，你也不能吃，也不能喝，豈不是活活的餓死？你要不要我的命，我好服侍你吃喝。」三爺說：「你倒是好小子，我要你的命，我不是東西。」嘍兵半信半疑。後來服侍三爺，果然他不要他的命。就是不與他鬆。

吃完了晚飯，睡了一覺，天已三鼓，三爺出來滿山上亂跑，想起自己的事來，一急，故此就罵起來了。遠遠望見小船上頭有個燈亮兒，蕩悠悠的前來。徐三爺站在山上，往下瞧著小船靠岸，打著個燈上盤道，向著三爺把手中令箭往上一舉，說：「我家寨主有令，請三老爺中軍大寨待酒。」「你家寨主要請我吃酒？」嘍兵說：「正是。」三爺問：「請了展護衛了沒有？」嘍兵說：「早就請了。先請的展護衛，後才請你老人家來。展老爺在大寨久候多時了。」三老爺說：「他去了，我也去；倘他要沒去，我可不去。」

嘍兵說：「去了。」蔣爺暗道：「這個嘍兵真會講，怎麼他就把三哥性情拿準了？」

就聽見三爺說：「鬆綁，鬆綁！」嘍兵說：「三老爺，我可不能給你鬆綁。」三老爺說：「你有這麼請客的麼？綁著手，我怎麼端酒杯子？」嘍兵說：「我的老爺，你好明白呀！」

能夠捆著喝酒？到那裡就給你解開了。」徐慶說：「不行，不解不去。」嘍兵說：「我的老爺，你老人家沒有不聖明的。我們寨主派出來請你來了，沒有吩咐解綁不解綁。我若私自把綁給兒老人家解開，我們寨主一有氣，說：『你什麼東西，怎麼配與三老爺解綁？』我也擔了罪名了，於你臉上也不好看。暫受一時之屈，見我們寨主，讓他親手解其縛，可不體面嗎？」徐慶說：「有理，有理！」蔣爺暗笑：「這小子冤苦了三哥了。」

嘍兵引路下山，棄岸登舟，三爺也不用謙讓，就在馬紮之上坐。船家搖櫓，撲奔大關而來。到關白叫開關，仍把令箭遞將上去。不多時，嘍兵將令箭交回，吩咐開關。

大船撐將出來，小船將要過關，大船上又是一陣亂嚷：「小船底下帶著人哪，看撈網子伺候。」小船人說：「列位不用費事了，剛打鬼眼川來，路上沒有什麼別的動靜，不必費事了。」四爺方知是君山的詐語。蔣爺跟船底過來，行至一里多地，船要往東。蔣爺由水內往上一躡，「嘩」一聲，猶如一個水獺一般，把嘍兵嚇了一跳。四爺上船，用足一踢，那名嘍兵墜在水中去了，搖櫓的也踢下去了，掌舵的也踢下去了。三爺也一驚，細看是四兄弟。三爺笑道：「我算計你該來了。」四爺說：「你好妙算哪！我與你解綁罷。」三爺問：「展老爺你救了沒救？」蔣爺一想：「嘍兵都能冤他，難道我就不會哄他麼？」四爺說：「我先救展護衛，後來救你。」三爺說：「可別冤我。」四爺說：「自己哥們，焉有此理。」三爺說：「人家是我把他蠱惑來的，一同墜坑中被捉，先救我出去，對不住人家。」四爺說：「先救的他。」三爺說：「還丟了點東西哪。」四爺問：「什麼物件？」三爺說：「眼珠兒。」四爺說：「我還要誣他的實話哪，你把人家的眼睛挖出來了。」三爺說：「我想五弟一死，我不活著了。」四爺說：「能可與五弟報仇，那才是交友的義氣哪！完了事，大家全死，不死還不是朋友哪！」三爺說：「先報仇？」四爺說：「對了，先報仇，後死。你可先別死哪！」三爺說：「俺們一同死。可全都是誰來了？」四爺說：「歐陽哥哥、智賢弟、丁二爺全到了。」三爺問：「都在那裡等著呢？」蔣爺說：「在幽冥城外船上等著呢。你看，到了。」

蔣爺說：「眾位，我們到了。歐陽哥哥招著點。」北俠在外早就看見了，說：「列位瞧罷，四弟撐著小船來了。不知是那裡的船，會到他手裡了？」智爺說：「他那鬼計多端，什麼招兒全有。」大家笑了。丁二爺問：「歐陽哥哥，你老人家看看四哥救出幾個人來？」北俠說：「船上就是徐三弟一人，並沒有展大弟。」丁二爺一陣狂笑：「哈哈哈哈哈，我早已就算著了，必是如此。」智爺一聽：「說不得，二爺要挑眼。」蔣四爺在裡面嚷道：「接迎著點，我三哥出去了。」徐三爺往外一躡，「嗖」的一聲，三爺出來，雙手扶船，腳沖天，彷彿是拿了一個大頂相似。把腰兒一躬，手沾船板，立起身來，對眾人講話：「有勞眾位前來救我。」大家說：「豈敢。你多有受驚。」蔣爺說：「眾位別說話，我出去了。」大家一閃，蔣爺也就躡出來了，挺身站起，過來將要與大眾說話，不想被丁二爺揪住，問道說：「四哥，你把三哥救出來了，我們舍親怎樣？」蔣爺說：「休要提起，誤打誤撞，碰上我三哥。我真不知道竹林塢在什麼地方。」丁二爺冷笑道：「那是你不能知道展護衛的下落，你不想想，三哥是你什麼人哪？誰讓我與姓展的係親呢！我少知水性，只可破著我這條命，若不把展護衛救將出來，總死在水寨，情其願意。」說罷，就要往方洞裡頭上躡。北俠用手抱住說：「二弟，那可不行，你進去如何行得了？慢慢商議商議。」蔣爺說：「二弟，你還是這個脾氣。我進去險些沒讓人家拿魚又把我叉了。可巧有個小船請我三哥去，我跟著小船混過大關，差點沒有人拿撈網子把我撈了。涉了這些險，才把我三哥救出。二弟，你可別惱，你那個水性，進去多少死多少。我就怕你挑眼，先把話說明，沒偏沒向。你容我救出一個，再救那個，我還能說不管嗎？」北俠說：「對了，我可不是替四弟說話，人家有言在先，能救一個救一個，能救兩個豈不更好呢！他絕不是有私的人。」智爺說：「二弟放心，我同歐陽兄明天由旱寨進去救出，你還不放心的嗎？」徐慶說：「展大弟沒出來呀？他比我人緣甚厚，準死不了。他若死了，我不抹脖子，我是狗狼養的！」說的二爺這才不進去了。路爺說：「天不早了，快走罷！咱們船小，不會水的人多，要是讓人家大船追下來，可是全船的生命。」北俠說：「有理，快開船。」

那船走不到一里，後面鑼聲震耳，除麻陽大戰船一隻，數口隻小巡船趕下來了。若問大眾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